



馬丁爐旁 二十五年

阿 莫 索 夫 著
周 嘉 譯
工 人 出 版 社 出 版

馬丁爐旁二十五年

阿莫索夫著
尉嘉譯

工人出版社出版

Четверть века у мартена

Е. Амосов

ПРОФИЗДАТ — 1950.

(譯自蘇聯工會出版局一九五〇年版)

馬丁爐旁二十五年

作 者	阿 莫 索 夫
譯 者	周 嘉
出 版 者	工 人 出 版 社

北京西總布胡同三十號

電 報 掛 號 二 三 七 三

印 刷 者 工 人 日 報 印 刷 廠

一九五一年九月北京第一版

[5248] 1—5000

寫給讀者

我生活在我國最老的冶金業中心——茲拉托烏斯特城，並在那兒工作。在烏拉爾各工業城市裏，這個城市佔有特別重要的地位：它是世界上有名的俄國『達馬斯』鋼的故鄉，在這兒煉出了俄國第一等的砲鋼，並鑄成了最初一門鋼砲。

我們冶金事業的許多能手，在這個光榮的城市裏成長起來。著名的軍械製造技師包里爾世諾夫、布索耶夫和有名的鑄造專家阿納索夫、斯維秋夫、莫依謝耶夫等人的名字，永遠記載在俄國煉鋼和金屬加工的史冊上。很久以前，冶金工作者就受人尊敬，『煉鋼工人出自茲拉托烏斯特城』這句話，並不是胡說的。

在蘇維埃時代裏，我們城市的光榮被提升到新的高度。可以大膽地來說：任何一種鋼，我們蘇維埃的茲拉托烏斯特技工都能煉出來。

日子不能算太久，大約十年前，我搬到這兒來，我衷心地喜歡這個俄國冶金業的

古老城市，並對這兒愛好勞動的樸實人們產生了極大的敬意。我來到這兒以後，就做了煉鋼工人。在茲拉托烏斯特冶金工廠工作的年代裏，由於同志們的幫助，我獲得了更多的知識和經驗。我內心裏感到非常榮耀，因為我進入了茲拉托烏斯特煉鋼工人們的光榮家庭裏。

到一九四九年，我在冶金業中工作已滿二十五年。在這期間，我經歷了從雜工到富有經驗的煉鋼工人底悠長而重要的路程。我是跟整個蘇維埃國家一起成長起來的。只有在那永遠消滅了人對人剝削的社會主義國家裏，一個普通工人底忠實的、對社會有益的勞動，才能給自己帶來不僅物質上的保障，並且精神上的無限安慰和創造性的真正愉快。當我精通了自己的技能、求得了具有高度效率的新工作方法、並把自己的知識和經驗傳授給青年煉鋼工人們以後，我就體驗到了這種感情。

我以自己的所有成就、以我一生中所能達成的一切，來報効蘇維埃社會主義制度和教育我、培養我的共產黨。

我積累了許多生產上的經驗。我願意把它們以自己的體驗有系統地介紹給讀者。

目 錄

寫給讀者

一 走向掌握技術的道路	一
二 一切爲了祖國	二六
三 爲和平而奮鬥	五四
四 一九五〇年	七三

一 走向掌握技術的道路

我怎樣成了煉鋼工人

在我還沒開始在馬丁爐上工作以前，我曾走過了一段很長的道路。

我父親是個僱農，我在年輕的時候，也給富農做過工。我們現在的青年人不一定全能想像到僱農是個怎麼樣的職業。僱農的工作是無頭無尾的，他的活永遠使他透不過氣來。主人驅使他做一切的事情，主人家裏的任何一個人都可以隨意痛罵他。他是一個被蹂躪的人，生活是暗淡的。……

如果蘇維埃政權沒有建立的話，我也許跟我父親一樣做個僱農而被折磨死去。當

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我國獲得勝利時，我正十五歲。老實說，當時由於自己的無知和年輕，根本就想像不到革命對我有怎樣的關係。甚至於當時對於革命是怎麼一回事，也完全模糊不清。

起初，對我來說，真的好像一切如舊。我仍然給富農放牲口，在富農的田莊上做工。不過，主人的態度有些變了。從前，他對待我連牛馬都不如，而後來碰到我時，竟不叫我『瓦西卡』，而叫我『瓦西里·馬特維耶維奇』了。（瓦西卡是瓦西里的賤稱——譯者註）原因很簡單：我們已經有了保護者——工會。

一九二〇年，我已十八歲，我參加了紅軍，在波蘭前線上作過戰，在紅軍部隊裏總共服了三年役。這一段時間，對我來說，好似經過了一所良好的學校！我彷彿開了眼界，開始用另外一種眼光來看世界。

一九二三年，我從軍隊中回到故鄉——維傑伯斯克省的一個小城鎮果爾德克。當時，我想領點土地來務農，但是我沒有牲口，又沒有耕犁。於是，又給人家去做僱農了。不過，我已不再像從前那樣白天黑夜地和牲口羣混在一起，不再兩頭不見太陽地

替富農卑賤地幹活了。後來，另外的一種生活召喚了我。

一個親戚從頓巴斯寄來一封信。他通知我說在那兒可以找到適意的工作。他勸我去。

一九二四年，我帶着老婆一起來到尤卓夫卡。當時，這是一個不大的小城市。我在這裏進了冶金工廠，做了一名雜工。

我真想求得一個真正的冶金工人的職業。但是，要達到這個目的，得有相當的文化程度。一九二四年，我開始學習文化。起初，覺得學字母學算術很難爲情，後來，我克服了這種愛面子的思想。我一面工作一面學習着。

有一天，我聽說馬丁爐車間要招募工人。我趕忙地去找車間主任。他問我現在在那兒工作。

『在劈鐵場。』我回答說。

他仔細地瞧了瞧我。然後問我：

『你不再好好考慮考慮嗎？我們這兒很熱，工作也沉重。』

『我想成爲一名煉鋼工人，我不怕沉重的工作！』我堅決地申請着。

車間主任臉上出現了笑容。顯然地，他滿意了我的回答。

『那末，好吧！明天就來上工吧。』他說。

我從辦公室出來以後，人們馬上圍上了我。

『收下啦？』有一個同志問。

『您怎麼知道呢？』

『從你臉上的表情就看出來了。』

當時，我真的非常高興，因爲我想：馬上就可以被派到爐子上工作了。

但是，正像俗話所說的：一個故事講起來很快，可是事情做起來就慢啦。爐子就在旁邊，要想接近它，非得過個一年到一年半的時間不可。把我從工作崗位上來回調動着。先把我編入雜工組幹了一個時期，又把我調作揀料工，接着又派我擔任鑄鋼槽工作，以後又調回作揀料工。

後來，把我調到補爐工作組。當時，這是一個專門的工作組，它要給所有的爐子

服務。這個活幹起來比較愉快。因為從這裏到爐子已經是一條直路。通常，都是從補爐工作組中選拔煉鋼工人的助手。我細心地鑽研着一切，有不懂的就問人。

在馬丁爐旁工作又沉重又熱。但是，它在吸引着我，所以我也就不願意再想其他的了。有時候一天的工作累得很，回到家裏躺在床上就空想：我站在爐子旁邊了，要開始煉鋼了。

但這只是幻想。早起來到車間裏以後，我用羨慕的眼光看着煉鋼工人和助手們。當我最初剛入工廠的時候，煉鋼工人的工作還帶有秘密性呢！據說，每一個煉鋼工人都有自己的『秘密』，而這『秘密』只傳授給自己的繼承人。可是，我的父親連馬丁爐都沒看見過，親戚裏也沒有個煉鋼工人。這樣一來，我的事情可糟了。

但是，一切都很好地轉變了。不錯，當我剛開始學習煉鋼時，還存在着『秘密』所有者。我還記得工長沃爾闊夫，他精通冶金技術。可是，當我需要向他求教時，他從來沒有把自己的經驗介紹給我。

『小伙子，幹吧！依我的經驗，漸漸自己就會搞通的。』他說：『如果處處都要

別人告訴你，作給你看，這對你起不了什麼教育的作用。當你自己用自己的智力搞通了的時候，那才是真正學到了本領。……」

為什麼沃爾闊夫這一類的人保持着自己的「秘密」呢？因為他們害怕打落自己的身價。

煉鋼工人別斯恰斯特尼是我的老師。那時，他已在馬丁爐旁工作了二十年，技術很高，並且也喜愛自己的工作。

下工後，我常停留在爐子附近，瞧看煉鋼工人們怎樣工作，並且注視煉鋼工人的助手們都幹些什麼活。爐子對我的吸引力太大了！別斯恰斯特尼看透了我的心思。

「小伙子，難道你戀上了這個？瞧，燒焦了你。」他開玩笑着說。不過，他從來沒有趕我走過。每當他有了閒空，就給我講解一些事情。或者命令我：

「喂！小伙子，幫幫忙。」他指着某個助手，讓我幫着幹活。

於是，我就匆忙地跑上前去完成他的指示。

當別斯恰斯特尼生產組內空出第三助手的位置時，他就把我叫來說：

「你就留在這兒工作吧。」

我簡直太幸運了。我努力地工作，不僅完成煉鋼工人的每個指示，並且還推想接着該讓我幹什麼活。

這個煉鋼工人很滿意我的工作。無論我向他提出什麼問題，他都很詳盡地給我解答。當時，工廠裏開始組織初級技術訓練班。我接受了他的意見，入了這個訓練班。別斯恰斯特尼是一個善良可親並且愛開玩笑的人，不過對工作他要求得很嚴。他好像是兩個不同性格的人：一個是在工廠裏爐子旁邊，另一個是在家裏。我時常到他家裏去，他不僅教我煉鋼，而且還教我怎樣生活。

「現在你是一個蘇維埃工人，」他曾對我說：「你現在不是在給資本家勞動，而是在為自己的蘇維埃政權工作。」

不久以後，國家進入了工業化時期。開始重建和改造我們工廠，運來了新的機器。

最初，我仍然在以往的馬丁爐車間裏工作。按現在的看法，根本不能管它叫做車

間，而應叫做「窩棚」。馬丁爐都不大，裝料工作完全用手來進行，勞動是很沉重的。一切全靠體力來進行。像現在一切煉鋼廠和車間所具有的爐邊化驗室，那時連想都想不到。當時，工作是很艱難的。

我親眼看着工廠起了變化。我們車間該起變化的日子來臨了。工程師們來到我們車間，對它加以審查；後來，他們從莫斯科市奧爾忠尼啓則同志那裏得到了拆毀舊車間建立新車間的命令。

在隆重的慶祝下，我們搬進了擁有巨大馬丁爐的、寬敞而光亮的新車間。在這裏，對於各熔爐的裝料，是用裝料機來進行。在新爐子上工作，比在舊爐子上工作輕易得多。

那時，我對馬丁爐的了解已經不壞了，通過了第三助手和第二助手的實際經歷以後，我已升為第一助手，並且時常代替煉鋼工人的職務；不過要把整個爐子交給我來負責，我還覺得沒有太大的信心。假若把爐子交給我了，不論什麼瑣碎小事都得跑去向工長請教：搞什麼和怎麼辦？——我不願意這樣。我的性格就是這樣的：如果我負

起了這項職責的話，那我就用自己的才能來努力理解和掌握全部的工作。

當時，馬丁爐車間主任是米德維捷夫。我永遠尊重他所提出的意見。他不僅是一個優秀的生產領導者和煉鋼專家，而且是一個黨員。他在教育我的工作上了很多力，幫助我學習，培養我入黨。

一九三二年，我被吸收為聯共（布）黨的黨員。約過了一年，米德維捷夫同志就把我叫到他那兒。

『阿莫索夫同志！現在到了你獨立工作的時候。你已有了經驗，現在你可以教別人了。』他對我說。

我馬上就同意了。我自己已感覺到該獨立工作了，一個共產黨員應該成為車間裏的先進分子。

在這次談話後的第二天，就把爐子交給我了。

我的朋友馬查伊

一九三三年初，當我還在做助手的時候，奧爾忠尼啓則來到我們廠裏。他馬上就到了我們車間。和他一起到我們這來的，有工廠和車間的全體領導人員。我還從來沒見過我們的人民委員哩。

『這是誰？』我問。

同志們回答說：

『奧爾忠尼啓則。』

許多工人都認識他的面孔。

奧爾忠尼啓則同志查視了車間一番，他特別注視我們剛開始採用的爐門和爐梁的冷却器。他問一個煉鋼工人：

『採用冷却器以後，你們的工作是否比較好些？』

『好一些！』這個煉鋼工人回答說。

『黨所做的一切，都是爲了使你們工作得好些，工作輕易些。黨不吝惜任何的錢財，』奧爾忠尼啓則同志說：『只要你們能够多多地出鋼。』

在那些年裏，我們冶金業的工作還很差，與其他各經濟部門相比，落後很多。我們今天在每一平方公尺馬丁爐底所求得的鋼產量，那時連想也沒想到。以往在各小熔爐裏，熔煉的時間甚至竟達十四——十六小時，有時延遲到二十小時。還時常產生破損和廢品。我們不容易掌握煉鋼的技術。但是我們堅忍不拔地進行了學習。同時，國家對我們也很關心，把新的技術裝備供應給我們。

一九三四年末，蘇聯的生鐵年產量達到了一千萬噸。在生鐵的熔煉方面，我國在世界上佔第二位。這是蘇維埃冶金業底第一個巨大的勝利。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在克里姆林宮舉行了冶金工作者和斯大林同志的聚會。冶金工業的領導者：經濟工作人員和工程師，從蘇聯所有各角落——從南方，從西伯利亞，從烏拉爾來到莫斯科。

斯大林同志在這次聚會裏發表了演說，在演說裏，他清晰地闡明了蘇維埃冶金工作者所走過的道路，並給予未來全部工作指出了方向。

『我們完全有理由可以說，』當時，斯大林同志指出：『組成國民經濟基本力量